

## 群众诗歌

Steve Zeitlin

口头传统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到今天……口头文化是真实的、纯粹的抒情诗。口头文化并不是视觉效果，而是通过耳朵、心灵聆听，并在精神上感受。

Maurice Kenny, Mohawk诗人

灵魂热爱坚信、热爱荆棘、热爱空间和坚硬。

Walt Whitman

朋友们经常问我，身为City Lore的负责人，我一般要花多少时间来申请资金，而且我对筹集资金的工作是不是反感。我永远都不能充分跟他们解释清楚，筹资和开展项目同是进程的一部分。资金为我们实现梦想提供了机遇，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发展，而且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召集资源在现实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理想。

群众诗歌项目就是我们的梦想之一。City Lore and Poets House在1996、97年的时候开始申请资金。我们组建了一个团队，有我、Lee Briccetti, Bob Holman是副馆长，另外还有一个咨询队伍，他们有研究民间文学的，有研究城市的，还有研究文学的，我们尽量将他们拉到一起—Hal Cannon是Cowboy Poetry Gathering的馆长，Jerry Rothenberg是民俗诗学的创始人，还有Ed Hirsch， he现在是Guggenheim Foundation的主任（他有民俗学的博士学位）。我们于1999、2001、2003分别在下曼哈顿地区举行了历时三天的双年大会，每次都有一百多个活动，从St. Marks教堂举办的桂冠诗人Robert Pinsky作品的阅读活动、到Nuyorican Poets Cafe的即兴创作Puerto Rican 和哥伦比亚的Decimistans诗作活动，这些活动将这个村子变成了诗歌的天堂。我们主要的资助者有：Lila Wallace-Reader的Digest Fund、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纽约州艺术局、以及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民间艺术项目。我们第一次把民间诗人、少数民族诗人、和文学诗人都凑到了一起。比较出名的有桂冠诗人Stanley Kunitz、Robert Bly、Marie Howe、和Galway Kinnell，他们不仅朗读自己的作品，还和其他诗人（比如：渔人诗人、非洲行吟诗人、菲律宾诗人、以及其他口头传统的大家）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这次活动将朗读与音乐表演结合在了一起，比如：诗歌摇滚演唱会和歌手—作者Patti Smith和Ani DiFranco、小组讨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活动，包括：饮酒歌、午夜在纽约的大理石墓地朗读爱伦·坡的诗歌。

我们基本实现了大会的宗旨，包括：（1）通过现代社会的多种手段保护并恢复濒危的口头传统诗歌遗产；（2）提高公众意识，告诉大家诗歌朗诵传统种类丰富多样，而且诗歌传统模式也是全国范围内艺术交流的主要形式；（3）为各种口头诗歌、乃至其他

诗歌吸引听众；（4）确定当地口头诗人在其社区内的地位，从而强化当地诗歌传统；（4）缩小理论与实际差距，这种差距一般存在于学术性诗歌与流行表演之间。

回首过去的三次大会，我还记得我去纽瓦克机场接Jose Joao dos Santos的场景。他于1932年出生在巴西东北部的Sape Paraiba，1949年搬到了Rio de Janeiro。他是一位即兴创作诗人。我们在新泽西的时候看到了纽约的地平线，然后他就用葡萄牙语进行了即兴表演。我记得他写信告诉我，我们之后寄给他的活动总结 and 录像让他重新成为了位于Rio de Janeiro州下面的一个小镇的官方诗人。他后来寄给我了一份他创作的cordel诗歌的宣传册，这是一首关于世贸大厦被毁的诗作，他在封面上放了巴西的传统木刻画，描绘了大厦被毁的情景。

我还记得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来自厄立特里亚的诗人，其中一位是Reesom Haile，他被称作是“厄立特里亚的桂冠诗人”。我们当时就这个称呼介绍他，不过后来他真的成了厄立特里亚桂冠诗人！使馆人员在国际艺术节上参加他的朗读活动之前，从我们这里拿了她的宣传资料，可能他们对这个称号有点儿困惑，然后在朗读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一称号。在一次活动的开幕式上，一位名叫Yak的十六岁说唱歌手给诗人Robert Bly展示了他一首诗词。这个诗词是很多年前一位英语老师给他的，从那之后，他就一直随身放在钱包里。Bly和这个小男孩聊了很多，还参加了他的Braggin' Rights活动。

回顾这三次大会，我认为最让人兴奋的是，我们努力通过各种语言传达了口头传统的魅力和力量—我们的项目在这一方面最能对世界各地的诗歌和口头传统发挥影响力，而且我们希望一直将这个大会继续下去。参加我们很多口头传统已经流传了数个世纪，但是从来没有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翻译为英语版本—而且很多口头传统因为自身语言的消失也处于濒危状态。回望过去，我意识到我们经常提到把其他语言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但是对于很多口头传统来说，字面翻译是远远不够的。表演风格同样需要“翻译”。观众需要聆听原始语言表演的诗歌，而且如果表演需要进行文化、精神方面的交流，那么翻译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在前三次大会中，很多诗人为大家呈现了跨语言表演诗歌，其中有一位韩国传统音乐歌手Chan Park，这是2001年大会活动的一部分。Chan Park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她精通两种语言，并能用英语讲述故事情节。她在表演的时候用桶状的鼓伴奏（puk），先用韩语唱歌（aniri），然后再用英语解释（sori）。

Reesom Haile和其他的厄立特里亚诗人2001年为我们呈现了有意思的语言活动。Reesom Haile带着他的翻译 Charles Cantalupo一起参加活动。Haile和其他的厄立特里亚开始计划的是他们朗读完诗歌之后，Charles再用英语朗读。不过这些诗人自己会讲英语，而且—虽然他们自己觉得口音尴尬—其实他们用英语朗读的时候，正因为有口音，所以比Charles朗读更加有气势。

Azulao，巴西歌手/诗人，不仅具有即兴创作技巧，还是cordel传统的大家。他是来自巴西东北部用手册发表诗歌的诗人之一，他们用晾衣绳将诗歌挂起来。然后诗人为围成半圈的农民和其他买他们诗歌小册子的人（folheto）表演。观众他们都非常想听到诗歌里英雄的故事（我们借用了cordel小册子的形式作为大会的视觉主题，展示了“下曼哈顿的街道晾衣绳上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诗歌”）。Azulao在1999年的大会上和伯克利大学的人类学家Candance Slate一起为大家表演，是Slate将Azulao介绍给我们的。Slate写了一本关于cordel诗人的经典作品《巴西cordel文学：绳子上的故事》（*Stories on a String: The Brazilian "Literatura de Cordel"*）。这两位朋友通过田野调查建立了友谊，因此Slate是Azulao完美的翻译。Azulao在创作的同时，我们听到了Slate的翻译—她总结每一段即兴诗作，有时候还会指出其中的韵律。

传统Kazakh史诗诗人／讲故事的人Almasbek Almatov和他的翻译／民俗学家Alma Kunanbaeva博士之间也有类似的火花。通过The Asia Society的介绍，他们于2003年参加我们的大会。Kunanbaeva博士的翻译和评论、与诗人的歌曲一样热情四射。她解释说，“他的歌曲本来该像书一样不断地翻页，但是他的歌曲却感觉像一个人一直在路上，而且他在路途中不停地学习新东西、迎娶新老婆，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就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干净。”

从大会举办初期，我们就和Kewulay Kamara合作申密，他是来自塞拉利昂Koinadugu地区的诗人。他的家族是finenu社会等级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等级中有诗人、特使、调解员、重要场合的司仪等等。Kamara和来自非洲西部但现在住在纽约的Jali音乐家合作，在1999年大会上在音乐伴奏下讲故事。我们觉得这个表演缺少英语听众，因为音乐和讲故事模式相结合的表演，音乐部分让语言变得不好理解。2001年大会上，我们的主题是史诗和民谣。我们请Kewulay为我们表演他的作品Sundiata。他开始的时候先介绍了John William Johnson的翻译《宋加哈史诗：非洲西部传统》（“*The Epic of Son-Jara: A West African Tradition*”）。我和他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他的故事，然后我告诉他英语听众很难理解一个故事中每个主人公都有十几个名字。通过我们、还有其他人的一起努力，他成功将这个翻译基础上为大家呈现了精彩的表演。

2003年的大会高潮还有Benjamin Bagby，他擅长中世纪史诗吟唱。他身穿黑色衣服登上舞台，扮演起头目诗人的角色，然后开始表演史诗《贝奥武夫》。他在七弦琴的伴奏下即兴创作旋律，重新了史诗最初使用的音乐和吟唱。他用中世纪英语吟唱，并通过两块屏幕或是舞台的两侧为大家展示了对应的翻译。

欢迎大家！

品味

（来源）...

Reesom Haile

未来几年内，我们计划邀请更多的美国和世界各地口头诗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继续发掘如何通过创新的方式和新技术展示跨语言表演。从创始之初，我们就尽力把大会办成一个多方位的艺术人文活动，而不仅仅是一次诗歌节，而且大会上呈现出的田野调查成果、纪录片、文化间交流等等都和大会本身一样重要。2001年我们的人文项目包括：人类学家Dennis Tedlock介绍濒危语言的讲座、以及若干跨语言诗歌的讲座，后者主要是介绍翻译诗人、或是作品被翻译的诗人、还有其他使用创新方法进行这一活动的民俗学家和演讲者。

我们还希望诗歌大会能够成为“群众诗歌项目”最显著的活动，其宗旨是记录和推广世界上濒危的口头诗歌传统、并传播语言的魅力。国家之间的距离并不远，飞行数小时、而网络仅仅需要几微秒就可以刀打，但是这些交流方式和全球化对世界语言多样化和诗歌造成了威胁。随着诗歌交流工具和艺术载体—语言使用范围的缩小和词语在诗歌中的含义被误解或是忘记，这些传统日益面临灭绝的危险。

我代表智利南部和阿根廷南部的当地人民发言。这些人民正在为他们的语言、土地、森林苦苦抗争。这非常重要，因为人民说出了物种消失和森林消失是同样重要的，而他们认为语言消失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在当地，土地、语言、森林是密不可分的。在瓜拉尼人们

认为语言是树木的果实。所以如果砍树，那就是砍掉地球的舌头、砍掉风尖、甚至是地球的声音。

Cecilia Vicuna  
2001年诗歌大会濒危语言讨论发言

玛雅语言中描绘蓝色就有九个词汇，但是却只有三种对应的西班牙语翻译，剩下的六种（蓝色）蝴蝶只有玛雅人才能看到。这也说明当一种语言消失了，同时从地球意识中消失的还有六种蝴蝶。

Earl Shorris (2000: 43)

《民族语言》列出了大概6500多种现存语言（Grimes: 1996）。根据濒危语言组织的统计，52%的语言使用者不超过一万人，而世界一半人口主要使用十大语言。Michael Krauss是阿拉斯加本土语言中心的主任，他提出，地球上一半的语言一差不多有3000种语言将在这个世纪消失。只有各国的官方语言会保留下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大概还有175种地方语言在使用，但是只有20种或者更少能够继续使用。

“我们也预见到了语言的消失”，Earl Shorris在《时尚芭莎》（2000; 38）中写到：“弱者必须使用强者的语言与其对话……达尔文理论负一定的责任，而全球化则是另外一个原因：电影、电视、锐步、和网络都是诱因。”Shorris认为，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几类，孩童语言、育龄人使用的语言、育龄人之外的群组使用的语言、和少数几个人使用的语言。世界上很多语言都可以归位最后一类。

正如Shorris所说，现在英语有种要成为众多领域通用语言的趋势：网络、科学、电影、音乐、电视、运动等等。但是我们的宗旨不是阻止全球化的大潮。技术瓦解了文化模式，但是同时也保护了文化。我们不能阻止英语使用的趋势，相反我们希望其他文化的诗人能够让英语使用者听到他们的诗歌（因此，可能慢慢的推广到全世界的观众），并获得了英语观众的评价（不管是好是坏）。

群众诗歌项目希望通过自己的网站[www.peoplespoetry.org](http://www.peoplespoetry.org)推广濒危语言的诗歌，并利用在纽约举行的双年大会的出版物来记录和推动濒危语言的诗作。我们对濒危语言的定义十分广泛。首先我们从那些使用者不超过10000的语言开始。但是，正如Kewulay Kamara所说，“大多数不是官方语言的语言、或者是原始语言都属于濒危语言—从这个角度讲，多数非洲语言和地方语言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在文学世界里，我们记录下语言并不是为了让其灭绝。”<sup>1</sup>我们还努力保护非书面语言、非国家认证语言，哪怕已经不存在濒危的危险了—就像Garlic Yiddish Basque等等。

群众诗歌项目的濒危语言活动是非常及时的。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措施保护本国的地方语言和传统诗歌模式，但是还没有谁从跨文化角度研究这些传统。有很多组织记录和推广传统音乐，从the Smithsonian、到传统音乐和舞蹈组织、到Rounder Records，但是传统诗歌传统则不一样，除了我们之外，还没有其他的组织记录并努力保护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多样口头诗歌传统。虽然有一些群体保护并号召记录濒危语言，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组织是重点记录和保护语言里诗歌部分的。在诗歌领域，组织都是重点推广文学诗歌（美国诗人学会、道奇诗歌节）、满贯诗作（国际满贯诗作等等）、学术外的诗歌（Taos Poetry Circus）、以及其他各种诗歌和诗歌传统（the

---

<sup>1</sup> 摘自笔者2003年6月23号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

Bowery Poetry Club)。我们大会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重点突出了跨语言诗歌和濒危语言。我们希望通过和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继续合作，共同为之努力。

在古代玛雅文化中，有一系列作品被叫做“未来的历史”。虽然曾经摧毁玛雅文化的悲剧仍继续在侵蚀各种语言和口头诗作，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濒危语言活动可以恢复“未来的历史”，并保留他们在人类历史中的发展地位。群众诗歌项目计划将保护、发表、并推广世界各地濒危语言的诗作作为首要工作，而且这个将会是“未来的历史”。

*City Lore (New York City)*  
*Executive Director*

### 参考文献

- Grimes 1996                      Barbara F. Grimes, ed.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Johnson 1992                     John William Johnson. *The Epic of Son-Jara: A West African Tra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horris 2000                      Earl Shorris. "The Last Word: Can the World's Small Languages Be Saved?" *Harpers Magazine*, August. pp. 35-43.
- Slater 1990                        Candace Slater. *Stories on a String: The Brazilian "Literatura de Cord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